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宋羅大經著
鶴林玉露 上

進步書局校印



宋羅大經著

鶴林玉露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鶴林玉露序

余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命童子筆之久而成編目曰鶴林玉露蓋清談玉露蓋杜少陵之句云爾

廬陵羅大經景綸序

鶴林玉露提要

宋廬陵羅大經撰凡十六卷鶴林為大經與客清談處其以玉露名者取杜少陵清談玉露蕃之句也編中盛推歐陽修蘇軾之文而真德秀魏了翁朱子張栻等亦時引及大經之意欲驛騎於文章道德間而執其兩端殊少歸宿故其體例詩話語錄兼而有之然大旨固不背於聖賢也特考核間有疏漏不免白璧微玷耳

鶴林玉露卷一

宋 廬陵羅大經著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兢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子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烏凡几履踐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湖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幔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

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卷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全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半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萌。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斌。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

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嗚呼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杜陵病柙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暮暮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翰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瘵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香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

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枘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己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慙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轉轅。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

人曰。此遂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遂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畧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醕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歎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耿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

飄墮隨塵土。入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
前今日意。休記綠牕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
渾欲倩鶯留住。此詞淒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
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
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
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
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
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旄
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嗚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
可續。噫。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
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
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
疾。餘醒頓解。三曰饑。能使之飽。蓋饑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

饑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盧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為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即此事也市璞寶燕石煮簞食蟛蜞識者少也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罅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

鐵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也。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醫、醕、音醫、醕。七菹，韭、菁、苽、葵、芹、蒹、菹。六獸，麋、鹿、熊、麇、野、豕、兔、六禽。雁、鷄、鷄、鳩、鵠、五藥，草木蟲石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

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願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

解皆自黃老中來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儻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養結縷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

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

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溢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各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鑿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鑿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

免譏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濟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二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羞。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宋 廬陵羅大經著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又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迨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墮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鑄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

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有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誥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為尊。錦幪其端。凡四等。而細毳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幪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畧七等。鐫犀為軸。瑀玉以為龍。告身五綵。絲囊幪首純紅。而繪如瑀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寔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逼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盼鈴。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却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眾。行妖惡。

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迺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范旂吏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眾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疴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吏甚喜。不以為忤。旂吏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目。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黜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為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內。命吏取按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畧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

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為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吏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吏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繫却大。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鱧魚。揚州之鱓胥。陸德明音釋云。鱓醬也。山谷詩云。鱓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膾。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

士時殿帥乃馮榭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齶齶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舉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恠。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也。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雁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

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米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融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骨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

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此事馮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恠。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

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

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瀆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太學古詩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裝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議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據鯁亮如真御史。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

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宣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

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概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卷二終

鶴林玉露卷三

宋 廬陵羅大經著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叅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其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真蠶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為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

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蒞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說余无疑之。若分才德為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中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中。復啣來還。尤為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世淪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錢。故以第一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淪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砌蟲啣啣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淪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

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噉蝗不為動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冷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個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

也當時吳淞邵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金錢却稍輕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筭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稀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蟬蛸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穴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

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鵠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疊疊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僕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以可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

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胡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諫。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

外。搜抉欲無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錫字。重九詩。不敢用餒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兩炬。峽口驚猿聞一個。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偻

發背。願隱於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止。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鴟。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答單篇。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叙。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凋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懼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清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

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遠。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頽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及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

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澄江淨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大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扁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盧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

乃如禮景虛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歎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眾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拙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贍有古意。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李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為由賜。

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趣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子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玉牒修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歷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揚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病偻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四

宋 廬陵羅大經著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路。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盃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盃露。意蓋有為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廚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為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頗奇。索余作詩。余為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廚玉友專醇甘。兩家風味欠商畧。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鸕鷀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龔兩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

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尊。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分。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柘也。陸璣曰侶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眾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炳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興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

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稟人。曾未有一話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挺植。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閬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決平江。亮投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

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為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餼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為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

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臨臨乎不可尚也。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高饑。顯下祿。隱揚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北山為余言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墻。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獮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

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予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余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

所關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五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繫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慕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

誠齊時為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

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取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到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為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李仁，餽緡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絃紼，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

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莫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子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厥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逆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諳劾之。李朔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

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非乃乎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官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官。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五代文。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剝下。絡錢出入。元以八十為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為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財愈削於章矣。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本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即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

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
千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
二十萬乾道初宿毫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
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
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持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
南牧圓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
潰所過鈔畧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
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
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為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
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
六千人也。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繕三館之儲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
制讓序云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
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為此書朱文公張宣

公殊不以為然。謂伯恭先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温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況文鑑乎。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福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兵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

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鶴林玉露卷五

宋 廬陵羅大經著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于石子。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廷。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

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楚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為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本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增我。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於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畧曰。瑰竒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卷。我敞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尚彷彿。鐘鼓鏗擊撞。聳聳左顧龜。狺狺欲吠厖。丹竈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搏噬千恠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滓。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妙刻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曠日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畧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比流。令結小椽。秉燭坐其上。命篙

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攫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烟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葉。則歲必大熟。

宜春傳公謀詞云。州州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牕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遠。可歌也。許及之為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草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哀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道。逸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壓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況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糞糠。藉

曰所見未起。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為須遮國玉。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杜成已為相。以為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檀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檀撤去。有題一聯於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檀。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

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史悟其意，歸以厚幣，俾其子入臺中為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于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只十字而雪之清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矣。

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盥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欸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於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

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高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大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裏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余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

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頴昌山水。作思頴詩。退休竟老焉。前輩議其無回首做廬息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頴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視。嘗游後苑。偶忘携馬。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蹟。坡谷集所不載。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

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貺。魯國何為而考其宮。今也歸貺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宮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事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

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轡。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做慢縱恣。觸事愴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配。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章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章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羹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假卧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啟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刺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

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攜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鷺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咬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

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姦可見。